

◆旅人手记

北风一夜满南山

邓跃东

上南山的时候,已是深秋了,北风萧萧,气温急降。

陪同我们的友人说,山上会更冷,今晚的气温只有5度,得做好加衣保暖的准备。于是,在经停城步县城的时候,大家都跑到商店去选购秋衣绒裤,谁也不敢跟老天爷开玩笑。

南山以前去过两次,因为公差,这次是参加省作协组织的采风,要在南山住宿一夜。作家体验生活叫采风,结果,真是采风,南山的风最先接洽了我们。

南山处在湘西南城步县城西南八十公里的地方,海拔一千八百多米,是湘西南的高地。因为南山有种高度,就不能轻易地靠近,得付出气力。现在,南山公路改造一新,黑黑的柏油路面,锃亮的钢护栏设施,高深的护坡,但是急弯很多,陡坡一上一下,车上几个人很快就受不了了,不停询问还有多远。我只得一次次安慰她们,快了快了,五六分钟吧!

关键时刻,车还出了毛病,发动不起来。大家下车帮助想办法,可是夜雾迷蒙,山风呼啸,哆哆嗦嗦的,又被风吹回到车上。司机无奈冒险倒车,竟发动着了,十五分钟后安全到达南山小镇。

车开进旅社,已经七点了,门口的草地上却站着几头奶牛。我感到十分奇怪,主人怎不把牛牵回去,这么大的风啊,牛不怕冷吗?或者是有意的安排,让外地客人感受一下南山牧场的气氛?

吃了晚饭,我和陶兄结伴到外面散步。小镇其实是一个寨子,一条公路从中间穿过,二百多米长,路面很黑,标线较白,两边是商铺,挂着明亮的招牌。商铺以

销售牛奶为众,有的店家开通了快递业务,送达全国各地。想不到,一个偏远的高原小镇,用一瓶牛奶跟远方搭起了桥梁。以前来的时候街上没有这么靓丽,这几年发展起来了,全是牛奶的推力。

风大天冷,街上没有几个行人,偶尔开过一辆汽车,十分静谧。街道不长,不一会就走完了,我们还不想回去,又折到一条小路上。路边就是草场,一溜长长的栅栏伸向前方,没有看到奶牛,但是闻到了牛粪尿液的浓烈气味。从小听老人说,牲口的屎尿浓臭,说明它很肥壮。

再往前走,看到同行的诗人朋友架着三脚架拍夜景,他们说一起合个影,我们站到镜头前,把草场、栅栏和奶牛的气味一起拍了进去。路过一辆废弃的皮卡汽车时,摄影大师要我钻进驾驶室摸着方向盘、伸出头来,让其他几个人站到车厢上,折腾数回,鼻涕都流出来了,他说拍到了一张酷毙了的西部牛仔照!我和陶兄觉得很冷,先回到旅馆,洗了一下,早早睡下。窗外北风嚎啕,似有铁马冰河入得梦境。

第二天早上起来,却是阳光高照,地上白花花的。旅馆的人说,好久没有这样的天气了,真是幸运。我到四周走了走,发现旅馆的坡下就是草场,三三两两、黑黑白白的奶牛撒落其间,才明白昨晚旅馆门口的奶牛并非有意安排。我走到坡下,已有几个友人在奶牛前面拍照,奶牛们配合得好,拍出了一张张漂亮的照片,它们应该知悉我们的来意!早起的牧民有的在照料奶牛,有的在菜地劳作,有的在路上走着,我们的欢腾没影响到他们,只管忙着自己的活计,一片自然安宁。远处是绵延

的群山,山腰上也有奶牛,太阳照射过去,像一团团飘在山间的云朵。

我们几个都有疑惑,奶牛晚上怎么不回家?当地友人说,奶牛除了奶胀了自己回家接受挤奶,其他时间是不回去的。

早饭后,我们就赶往南山牧场的最高处紫阳峰参观合影,上午还要奔到长安营乡去。南山牧场西与怀化通道、南与广西龙胜接壤,占地二十三万亩,呈南北块状,习称八十里南山,又被誉为南方草原。山上没有乔木,圆韵磊落,雄浑磅礴,像极了一只只隆起的乳房。听说,南山里面有四十八条溪流,水流下去,清澈可饮,味道甜津,却不知饮下的是乳汁呢!

登上峰顶,秋高气爽,极目群山,心旷神怡。脚下草色青绿,充满了顽强的生命力。我问城步诗人李卫平,山上这么大的风,四季气温低,怎能长出茂盛的草呢?他笑着说,正是南山的风吹绿了草场,你仔细看,地上有两种不同的草,一种是矮小的本地草,牛吃了只长肉不下奶;一种是从国外进口、用飞机播种的豆科类三叶草,风带来湿气,越吹越粗壮,牛吃了下奶快。

原来是风催生了草场,草场成就了南山的繁盛。草场是美丽的,那么多的游人远道而来,给这片高山增添了活力。我想,他们都来南山看风景,是否明白这正是由风催生的景!风主宰了一切,许多事物,还没呈现面貌,往往先有了风。把握风,便是把握了机缘和命运。

只能是这样,大地上的景色,与生命融为一体,互为依存,才能称得上是美丽的风景。

你看,我们的来到就叫做采风!



秋染新村寨

刘玉松

摄

◆樟树垅茶座

男人的发型

楚木湘魂

我抬眼望去,触目所及都是一排脑袋——男人的脑袋。我向来觉得男人的发型都是千篇一律的,彼时第一次细细看来,却不如此。

第一个脑袋的头发青而且亮,一律往后梳,伏伏贴贴的,是清汤挂面的感觉,从后面看脑袋便有些近乎心形。我猜他是外貌协会的,要不然不会梳得比女人还齐整。他还应该长着一张办公室的脸:白晰、刻板,整张脸都是多云天气。我一直期待他回眸,来验证我的猜测,他却一直注视着主席台。

第二个人的头发向四面八方炸开,一根根钢针直竖,活脱脱是板栗树上的毛栗子。我不知道这算什么发型。但一般而言,这样的头发,一定有一张霸王脸,气场强大得将人推开到三米之外。世界上有些人生来就是低眉顺眼的模样,亦有人天生君临天下的神气。他明显是沉不住气的,身体一直在动,处处充满不耐烦,那样子仿佛要挣脱一条无形的绳索。手机响了,他走到会场外围去

接电话,果然不属于眉清目秀型,国字脸,眼珠略凸,看人即为瞪人,除非笑,否则总是怒气冲冲的神气。

我想,像他这样的,在职场上应该不大肯吃亏吧,即使吃亏,也不吃暗亏。设若他满腹经纶,才气出众,那么他的个性就是他的王者之气。如果他并没有服众的大谋略、大智慧,那么他的个性,就是他的失败之处,我不知道他属于哪一种。

再过去的这一个人,明显对前途已经不抱指望,到这里来大概因为服从安排的结果。他一直想睡觉,可是鉴于这大庭广众,这明晃晃的灯光,以及主席台上名倾东南的讲师,这个觉无论如何也不能安心睡下去,所以他就一直这么苦撑着。他的头发也是往后梳的,细看去和第一位却不同,他的不那么平伏,有些细碎的小波浪,是风吹麦浪的样子,却不像麦浪那么美,细碎的头皮屑挂着,坐在他后面的人是无法忽视的。他也接了一个电话,眼神活泛起来,语言鲜活起来,一脸的柔情蜜意。

旁边再过去一个也还是中年男人,整个会场似乎都没有小鲜肉,女人也以徐娘居多。这爷们秃顶,便留长了左边的头发,盖过顶来,算是表达对美的向往。设若是我,不如直接全剃了,当个吃肉的和尚,岂不好呢。男人和女人毕竟不同,女人没头发就不像女人,除非尼姑,男人没头发还是男人。这位谢顶的爷们是一个活泼的汉子,培训休息时间,和几个美女聊得眉飞色舞,也许他们还不知道彼此姓甚名谁吧。让他秃顶是对的,对这么一个豁达的人,少一圈头发真的不算什么伤害,不妨碍他对生活的热爱和享受。

再过去还是头发困难症的大叔,只是他的秃顶略有不同,中间不遮不盖,敞亮通透,有些直面现实的坦荡。包容自己的缺点,喜欢自己,也不失为一种可欣赏的生活态度呢,譬如我就不在乎自己在香风细细的人群中那种醒目的村妇风。

再过去我就看不清了,反正都是男人,都是过客,反正都只是在清淡的培训里,在匆匆三天的短暂相遇里,各用自己的方式添加一些俗世浮欢。他们没有一个头发上色的,没有一个扎小辫子的,或者将中间的发头用发胶固定成一个山脊的。毕竟,已经人到中年,那些小张狂小刺激以及标新立异,早已经离现实而去了。大家各怀着职场的、家庭的、情感的心事,在责任重重的路上,步步小心。

◆湘西南诗会

我们大邵阳

(歌词) 张千山

我们大邵阳，
神奇好地方。
崀山惊世界，
南山美名扬。
雪峰高，资水长，
绿洲千里秀，
窖酒万年香，
山歌苗绣传雅韵，
挑花年画绘小康。
啊，我们大邵阳，
大邵阳！

我们大邵阳，
代代好儿郎。
睁眼看世界，
护国挺脊梁。
地球村，新时代，
邵商遍天下，
诚信闯市场。
万众同心百业旺，
中心枢纽铸辉煌。
啊，我们大邵阳，
大邵阳！

秋雁

(外一首)

铎 木

从梅山下来
身后横列着，一排灰雁
“和季节一起记忆秋天的
酃水吧”
江南飘逸着大片移动的
云朵
幻景中，
乡村痴呆了许多
及至卖水仙花的少女将
这些秋雁
移开，音乐流曳
天空仍是湛蓝，
在落日下绽放

翅膀下的吟唱者

现在，该说一下措辞了
“语言是时光的决定
者”，有人
下了定义
列举了黑夜来临时的三

种功效
黄昏的雁阵像风
巧用了诗歌的灵性，禅
悟……
而一首怀念的诗，必须
让鸟道插入
在神性的境界
仓颉为灰雁创造了不同
的字形、方言
枯瘦的哭泣
因为，黑暗终会覆盖
“这是对天空的崇拜”
翅膀下的吟唱者认同了
这类契合
他们用歌谣交流，生活
在飞翔中赶走自己的影
子，抽打
月色与萤火
而秋季，终于被雁阵撕裂
留下灰色的乡音

◆百味斋

情 客

(小小小说) 中山黑威

高老师的楹联被市里选用,成为“山阳第一联”,收入奖金3000元。镇楹联协会会长邹谷风和一班朋友跟着开心,特别地为他开会庆祝。

为了提高宴会品位,邹会长特别邀请了市楹联协会会长马三品先生和镇上很多名流参加。镇文教办刘副主任、镇宣传科李秘书,高老师所在学校的校长孙二文也在被邀请之列。

高老师一进门,马三品会长就展开自己写的一幅字,送给高老师。一看上面书写的就是这次获奖的楹联,高老师欢喜得什么似的,裂开嘴巴只是笑。邹会长当即就嚷:这字真好!飘逸、俊朗!马会长听了,双手抱拳:“夸奖夸奖。邹会长的楹联才是岭南春色呢!”

刘副主任跟着站起来,伸手将马会长手里的字接过去,嘴里啧啧着:“会长这字,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字了。”

李秘书也走过来,站到马会长的旁边,说:“蚕头燕尾,银钩铁画。果然好字!”

高老师怕大家一传二传,不小心将字弄坏了,就叫店里的小姐在墙上打个钉子,挂起来。

邀请的客人陆续来到,他们看到墙上的字,都要惊叹一声:好字!邹会长每次都站起来说:马会长的字,山阳第一笔嘛!马会长立即双手抱拳:“哪里哪里,邹会长才是岭南一绝,岭南一绝!”

围着桌子已坐好了九位,只有一个空位了。高老师下午还有课,就想:是谁还没到呢?正想问邹会长,就听到孙校长的笑声:“各位、各位,久等了。”说着走进门来,身后还带着总务处的李之道。

高老师忙站起来,拉开自己坐的椅子,喊:“校长,这里坐。”

孙校长开始没看到高老师,听他喊,仿佛吃了一惊。随手拉开那张空椅子,将李之道让了进去,然后走向高老师。

高老师左边是马会长,右边是邹会长,见孙校长要坐高老师的位,都站起来,拉开自己屁股下的椅子,说:“孙校长,这里坐、这里坐。”

孙校长一歪屁股坐到高老师的位置上,一边喊:“喂,高老师,你去叫小姐加个位。”

孙校长让李之道坐了门口原来留给他的座位,自己坐了高老师的座位。看看左右的马会长和邹会长,说:“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这段时间啊,实在太忙了。连邹会长获这么大奖,我都不知道,你看……。”

邹会长听孙校长明显说叉了,就打断他的话:“不是我,是你们学校的高老师获奖了,大奖啊,3000块!”

孙校长才反应过来,没看到高老师,就冲门口的李之道喊:“去去去,高老师、高老师。”

李之道急忙跑出去,又急忙跑回来,说:“高老师有课,他买了单先走了。”